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ollage of images. At the top, there are three faces: a man's face on the left, a woman's face in the center, and another man's face on the right. Below these, a diagonal banner contains the title and author information. At the bottom, a figure in a blue space suit stand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stars and a red planet. The overall color scheme is dominated by reds, oranges, and blues.

超级间谍大战

〔美〕汤姆·克兰西 著

尹燕华 韩魁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超级间谍大战

〔美〕汤姆·克兰西著

尹燕华 韩苏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超 级 间 谍 大 战

〔美〕汤姆·克兰西 著 尹燕华 韩 甦 译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盟山东省委青年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16.125印张 332千字

1990年11月第一版

199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ISBN 7—5043—0613—4 / I·64 定价：6.40元

编 者 的 话

《超级间谍大战》是美国文坛奇才汤姆·克兰西的最新代表作；此书被《纽约时报》评为1988年十大畅销书之冠。

作者以天衣无缝的布局、峰回路转的情节，描叙了激烈而惊险的尖端技术竞争。

美国令潜伏在苏联多年、身居要职老的间谍菲利托夫偷走了“明星”激光设施的最高机密，苏联也派人窃取了美国新太空武器“运茶快船”工程资料的设计；美国派人捣毁了“明星”激光设施，联苏预谋绑架“运茶快船”工程上最有才华的年轻博士格雷戈里。一场激烈的超级间谍大战发生了，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引人入胜，读来不忍释卷。

但是，由于作者是代表美国立场的，其看问题的方法难免有偏颇之处。希读者在阅读此书时要予以分析鉴别。

由于水平所限，译文中漏错之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90年1月7日

本书主要人物

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盖拉西莫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克塞门蒂·符拉迪米罗维奇·瓦塔廷，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校

米哈依尔·谢苗诺维奇·菲利托夫，苏军上校，美国间谍，代号为“红衣主教”

扎吉·莫尔，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戈里尔，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鲍勃·里特，美国中央情报局行动处负责人

比尔·帕克斯，美国“运茶快船”工程负责人

杰克·瑞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专家

阿切尔，阿富汗游击队队长

部分缩略语汉译

KGB: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

GRU: 苏联军事情报局

NORAD: 北美太空防御司令部

MIRV: 分导多弹头导弹

序

新的、老的、永无休止的威胁

人们称他为神箭射手阿切尔。虽然他的同胞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知道火药，人们不再使用弓箭，但这仍不失为一个光荣称号。这可能是因为这个称号反映了争斗具有永恒性质。最早的西方入侵者是亚历山大一世，随后侵略者接踵而至。他们一个个都失败了。阿富汗人民怀着伊斯兰教的信念奋起抵抗，他们剽悍英勇的性格如同他们那冷酷无情的黑眼睛一样，都是这个民族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切尔年轻又年老。当他在山中急湍河流中洗澡时，人们都能看到他那30岁躯体上结实的肌肉，这种肌肉只有那些把攀登千丈悬崖当作闲庭信步的人才会有。

显得苍老的是他的眼睛。阿富汗人长得英俊潇洒，他们坦荡的面容和白净的皮肤要遭受无情的风吹日晒和灰尘吹打，这使他们的外貌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而阿切尔，不是风使他变得苍老的。仅在三年前他还在当数学教师，他是大学毕业生。他很年轻就结了婚，这是这块土地上的风俗，有了两个孩子。他的妻子儿女都死了，是被S—24的火箭打死的。他的儿子被带走了。苏联飞机将其家乡夷为平地，接着地面部队就开来了。听说这一切不幸的那一天，这位代数几何教师把书整齐地放在桌上，离开小城哈兹尼进了山。一星期后，他带着三个人趁夜色潜回小城，杀了三名苏军，带走了

他们的武器，以此证明他无愧于这个民族的个性，他还带走了那个卡拉什尼科夫。

神箭射手并不是因此而闻名的。这支“自由战士”小分队的头是个精明的领导，他没有歧视这个在教室中度过了青春并懂得不少外国事情的来者；他也没因为这个青年信心不足而排斥他。当这位教师参加小分队时，他对伊斯兰教的知识少得可怜，然而，当阿匍对其进行忠于真主的仪式时，他那辛酸的泪水雨点般落下来，这一情景使小分队的头不能忘记。不到一个月，他成了小分队中最冷酷最能干的人，活象上帝的化身。他被领导选中去巴基斯坦，运用他的科技和数学方面的知识学习地对空导弹的使用。这个文静严肃的人用俄国人称之为“神箭”的第一批苏制导弹SA—7装备了“自由战士”。这第一批是“便携式”萨姆，若无良好技术，其效果很不好。只有极少数人懂得这些技术，而数学教师是其中最棒的。並因为他成功地使用苏制“神箭”，小分队开始称他为神箭射手。

他当时正等待一种叫毒刺的美制新式导弹，那时小分队中只有叫作神箭的导弹。他躺在一个峭壁的边沿上，从那里他可以俯瞰阴冷狭长的山谷；他身边是观测手阿勃杜尔，这个名字恰好是“侍从”的意思。这个少年又送来二枚补充导弹；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双鹰眼，眼睛里燃烧着怒火。他是个孤儿。

神箭射手的眼睛搜寻着山间地形，特别注意山脊线，他的表情中充满战斗激情。神箭射手是个严肃的人，虽然他很和气，但很少有笑容。他对娶新娘毫无兴趣，他的生活中没有任何欢乐。

“在那里”。阿勃杜尔指点着沉静地说。

“我看见了。”

谷底正在进行的战斗是当天几次战斗中的一次，已经打了半小时，苏军快要送补给品来了。米—24玻璃头部在阳光下闪光，它在十哩以外飞越山脊时就能看见。在近处天空中盘旋着一架安—26双引擎运输机，它装满各种军用设备。但阿切尔的眼睛只盯着那架攻击直升机米24，它满载着导弹和加农炮弹。

毒刺导弹的出现使俄国人大感意外。当因出现了这种新威胁、为妥协谈判而斗争的同时，他们白天的空中战术正在改变。山谷又深又窄。飞行员要想射击阿切尔小分队的伙伴们，就得沿山崖小道垂直下降。它最好呆在高处，至少在岩石林立的地面上1千米处，这可以预防下而反毒刺导弹枪手的袭击。阿切尔看着迂回飞行的直升机，飞行员正观察地形，选择道路。

阿切尔慢慢升起发射架，用双筒瞄准器瞄着飞来的直升机。他的大拇指从侧旁滑向触发开关，把腮平稳地贴在制动栓处。飞行员对情况作了估计并决定：从山谷远侧下降，在导弹射程之外的地方进行第一轮扫射。从直升机飞出的火蛇飞舞，一排炮弹倾倒下。

另有一股烟升起。当烟冲上天空时，直升机向左偏斜了一下。直升机侧滑着直冲他飞来。它已进入了射程。阿切尔用左手推动前按钮，“放开”导弹，使毒刺上的红外线探头对米—26涡轮发动机的热辐射进行第一次探测。

导弹很神气地等候在阿切尔的发射架上，他集中精力瞄准着目标；他判断，在直升机开火前一定会飞得更近些。显然

如此，飞机距离只有1千米了。神箭射手深深吸了一口气，高高抬起望远镜，低声说了几句复仇祈祷，扳机几乎是自动触发的。

发射架在他手中跳动了一下，毒刺腾空而起。弹道略呈弧形，虽然其尾部拖着浓烟，但阿切尔仍看得见飞行中的导弹。导弹展开机动翼，按电脑指令几乎丝毫不差地飞行着。在空中盘旋的安—26中，一个观测员看见一股轻烟，他要发出警报，还没来得及拿起塑料话筒，导弹击中了飞机。

导弹直接击中了直升机的一个引擎，直升机一溜歪斜，打着转向左滑去。此时飞行员想找个平地使飞机自动滑落。飞机上的射手正尖声呼救。

阿切尔眼看着这架米—24鼻子朝下撞在了他脚下100呎处的岩礁上。令人惊奇的是，这架飞机撞碎时没起火。直升机横着翻滚而下，机尾向前飞去，机头早已掉在一边。阿切尔沿山坡飞奔而下，阿勃杜尔紧跟其后。这一切只发生在眨眼之间。

飞行员头朝下挂着，他正奋力挣脱绳带。他感到痛疼，他知道只有活人才会感到疼。这种新型直升机的安全系统做了改进。因为这一点加上他的技术好，他才机碎身未亡。他的射手不见了。前边的那位吊在那里一动不动，脖子断了，双手无力地摊在地上。飞行员顾不了这许多。他的座位弯了，机盖碎了，飞机金属架成了他的牢笼。紧急释放弹簧卡住了，炸弹释放栓不动了。他从背袋中掏出手枪，开始击碎金属架，一次击破一根。他不知道安—26是否收到了紧急呼救，基地上的救援机出动了没有。他的呼救无线电就放在裤

子口袋里，他一旦从这只“破碎的鸟”中爬出来，他要再次呼救。当他松开安全带从飞机里爬到岩石地面上时，他再次感谢好运气。

他左腿断了，白骨断端参差不齐，清楚地露在飞行服外边；他疼痛难忍，这伤口的景象使他惊恐万分。他把空手枪放进枪袋，抓起了一根金属棒当拐杖；他一跛一点地沿着山间小道离去。当他快要下去时，听见有什么动静，转身看去，转眼间希望变成恐惧；他意识到，极为残暴的死亡正等待着他。

瑞安想快完工了，船身大部分完好，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焊口形迹，就象法兰肯斯汀魔鬼踩出的脚印一样清晰。人创造了一切，但总有一天人又会将其杰作毁于一旦。

“上帝啊，真让人吃惊，外观看起来它那么大……”

“难道里面很小吗？”麦考问。他声音中含有一种不满足的伤感。不久前，苏军舰队的麦考·罗米尤斯船长将船开进了这个船坞。海军技术人员对船进行解体分析，就象生理学家解剖尸体一样，搬开了导弹、核反应堆、声纳系统、舰用计算机、通讯设施和潜望镜，甚至把舰用炉也取下来检查。解体分析时他不在场，这是他本人的要求。他在“红十月”号上航行得很好，而且这只舰艇救过他的命。

而瑞安在场。杰克摸着额头细纹审视着罗米尤斯：“我很惊奇，你不想开走它。”

“不，”麦考摇摇头，“我只想说声再见。它是条好船。”

“相当好。”杰克沉静地表示同意。他看见大洞已修复了一半，这个洞是在港口附近被阿尔法水雷炸的，他静默地摇摇头：‘触水雷时它救了我们全体人员的命，真是大好了。’

正向这个干船坞灌水，来自伊丽莎白河的污水涌入这个大水泥池。他们今晚要把这只潜艇开出去。六艘美国快速攻击潜艇正在东海岸诺维克海军基地游弋。表面上这是包括有几艘水面船只参加的演习的一部分。没有月色的夜晚 9 时许，一个 30 人的乘务组登上舰，他们要点火开船，踏上它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航程。驶入波多黎哥北面的一个海沟，在那里它将被沉没在 2500 呎的海底。

船坞中的水越来越多。水将船身从支撑它的木桩上漂起来了。几分钟后，船上的柴油发动机轰鸣起来，锚绳手们收起缆绳。与此同时，掀去了遮盖用的大帆布。这时水面上飘浮着雾，条件对这次航行很有利。海军为此已等了六个星期，没有月光的黑夜，每年这个时候笼罩着切斯阿波克海湾的浓雾。收起最后一根缆绳后，率领这只潜艇航行的一名军官吹响号角，发出信号。

“启航！”他大声喊道，水手们下了旗，放倒了旗杆。瑞安第一次注意到是苏联舰旗。他微笑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船尾上是一面饰有纹章的北方舰队的有红星的鲜艳红旗。一贯不拘小节的海军士兵正向站在舰旁的人们敬礼。

瑞安和罗米尤斯注视着潜水艇开动了，船退至河中，有个拖轮拖着它转驶向北。又过了一分钟，它消失了，只有它的发动机的隆隆声掠过海军船坞油污的水面传来。

麦考根了下鼻子，眨了几下眼睛。当他从水边离开时，

声音坚定地说：

“瑞安，他们用飞机把你从英国接回来就是为这件事？”

“不，我回来已经几个星期了。有新任务。”

“你能说说是什么任务吗？”麦考问。

“武器控制。他们叫我动员情报界参加谈判代表团。我们在一月就得出国。”

“去莫斯科？”

“是的，开预备会，确定议程，准备技术资料及其他之类的事。你的情况呢？”

“我在巴哈马群岛的大西洋水下武器试验中心工作，那里充满了阳光和沙滩。你看见我这晒黑的皮肤了吗？”罗米尤斯咧着嘴笑着说。“我每隔2—3个月来华盛顿一次，乘飞机5个小时就到。我们正搞一个新的秘密项目。”他又微笑了一下。“这是一项保密工程。”

“太好了！我要请你到我家来，我还欠你一顿饭呢。”杰克递给他一张卡片。“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你来时提前几天给我打电话，我好把酒菜准备妥当。”罗米尤斯和他的军官们正搞一项极秘密的项目，这是CIA安全官员们交给的任务。杰克暗想，真令人惊讶，竟一点消息也没透露出来。任何新闻媒介只字不知。如果保密工作确实如此之严，那么俄国人很可能不知道他们那艘导弹潜艇“红十月号”的命运了。杰克想，现在它该向东航行了；再过一个小时，它将下潜，向东南方驶去。他摇了摇头。

瑞安想到建造这艘潜艇的目的时，他为其命运而难过的心情轻松了些。他还记得一年前他在这只潜艇的导弹库中

距这些可怕的怪物那么近的心情。杰克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核武器能维护世界和平——如果确能把世界的状况称之为‘和平’的话——他象大部分经常思考这一问题的人一样，他希望能有一种更好的维护和平的方式。是啊，这是一艘不大的潜艇，载有26枚不大的导弹，有182枚不大的弹头。从统计学角度看，这是一个不太大的数字。

在1万哩之外海拔8千呎的一个地方，那儿气候无常。这个地方就在苏联的塔吉克共和国境内。风从南方吹来，带着印度洋的湿气，使人觉得象可怕冰冷的细雨。严冬往往跟着火焰般的空气稀薄的酷夏接踵而至，群山立即变得冰冷雪白。

工人多半是年轻热情的共青团员，他们被派来完成一项建设工程，它是83年开工的。其中的一个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物理研究所的后补博士；他擦了一把眼上的雨水，伸伸懒腰放松一下痉挛的脊背。莫洛佐夫暗想，真不该如此使用一个年轻有为的工程师；他不该摆弄这些测量仪表，他本可以在他的实验室里造激光器，但他想成为真正的苏联共产党员，还想逃避兵役。所里的研究工作迟迟不前和他的共青团工作促使他来到这个边远地区。

“好了吗？”莫洛佐夫转身看见一位现场工程师，他是个文职工程师，自称很懂水泥。

“我看位置是正确的，工程师同志。”

这个年龄大些的工程师伏身从观测镜中看了一下说：“我同意。这是最后一个了，谢天谢地。”两人都被远方的爆破声震了一跳。

“你精通光学仪器，并很可能成为文职工程师，是吗？建设对国家有用的东西？”

“不，同志，我是研究高能物理的，主要是激光。”

“那也是有用的东西啊。”

此人不无感慨地摇摇头说：“那你可以来这里，愿上帝保佑你。”

“这是……”

“我什么也没说。”工程师胆怯地说。

“我明白，”莫洛佐夫静静地回答。“我有点疑虑。”

“说到疑虑，我应当心。”另一位应付地说。他转回身去看着什么。

“这里准是个观测星星的好地方。”莫洛佐夫仰视天空，希望能得到肯定的答复。

“我不知道。”文职工程师面带知情者的微笑说。“我还未见过一位天文学者。”

莫洛佐夫偷偷笑了。他还是猜到了。他们建造的六个点是装镜子用的，它们同位于大楼控制中心等距上。他懂得，这样的装置只能有两个用途：一是用于天文学研究，收集射来的光；另一项用途是把光发射向天空。这位年轻的工程师自言自语说，这里正是他想要来的地方。这个地方将改变整个世界。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党的接见.....	1
第二章 “运茶快船”	16
第三章 令人烦恼的红狐狸.....	44
第四章 “明星”和“快船”	71
第五章 蛇的眼睛，龙的面孔.....	88
第六章 在同一个地球上.....	104
第七章 催化剂.....	116
第八章 情报传递.....	133
第九章 机会.....	154
第十章 损害的估价.....	173
第十一章 行动.....	195
第十二章 成功和失败.....	205
第十三章 会议.....	221
第十四章 变化.....	237
第十五章 顶点.....	252
第十六章 估计损失.....	267
第十七章 密探.....	289
第十八章 收获.....	310
第十九章 旅行者.....	323
第二十章 命运的钥匙.....	328

第一章 党的接见

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在进行中。这里人人都很清楚：大家都是为这项工作服务的，人人都需要这项工作，而人人又都千方百计地阻挠它。对在大克里姆林宫圣乔治大厅里的每个人来说，两重性是其生活的组成部分。

主要的有关双方是苏联和美国，分成四伙。第一伙人是外交官和政治家。他们穿着考究，姿态傲慢，矫柔造作的微笑，说话谨慎；根据这些，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身分。他们清楚他们是这里的主人，他们对此表露无遗。

第二伙是军人。没有他们参加就无法进行武器谈判，他们控制着武器，持有武器，试验武器。他们常对自己说，政治家控制着人，但永远不能命令开炮。穿军服的人总是站在自己一方立场上说话；每个人端着半杯酒，不时擦擦嘴，毫无表情地扫视房间，似乎是要在这不熟悉的场合发现点什么情况；他们觉得事情是明摆着的，如果他们的政治主人一旦失去控制，失去耐心，失去前景，失去人所共有的避免年轻生命无谓牺牲的念头，这个不流血的战场将会变成真正的战争。军人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相信穿不同颜色军服的敌军胜过相信着便装的自己的主人。他们平静地交谈，总是注意听话人的表情；时常停下来从眼镜上很快瞥一眼，同时扫一眼房间的人们。他们是牺牲品。军人都不愿相信这一点。

第三伙人是记者。凭衣着人们就可认出他们。他们的衣